

杨羽仪散文选

怪客



怪 客

杨羽仪散文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责任编辑：丛培香

怪 客

Guai Ke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6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9}{16}$ 插页 8

198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460

ISBN 7-02-000800-3/I · 801 定价 6.00 元

序

一

人到底是怎样的怪物呢？

我在《冰琥珀》中，描述了博斯腾湖上的渔民，有一次冬猎，一辆毛驴车，载着一家子在湖上冰原欢跑，只跑了百米远，冰层断裂了。断裂的冰层变成了一块大浮冰在湖上冰丛中乱撞，大祸降临了，浮冰越撞越小了……

死亡的一瞬间，这一家子是怎样的呢？后来，人们开着破冰船到了出事的现场，遇难者都被新凝结的冰“镶”起来，变成一座巨大的“冰琥珀”。遇难者临难时的神态和动作，骤然凝固了，变成了永恒的一瞬间。

一个老者一手搂住少者，另一手挡住袭来的浮冰，“定格”了，手臂上的鲜血渗在冰棱上，被凝固了，封闭起来了。脸上没有一丝恐惧，而是把力凝聚在一点上，迸发着力气，挡住袭来的冰棱。

一个妇人，用两手搂住一个两岁的男孩，左脚刚刚向外伸出（大概是伸不出手来，只好用脚来支撑压迫过来的一块冰棱吧），就被击昏了，眼窝里还含着一滴泪珠。

一个小伙子用一双手猛然撑开两座冰块，在他的腋下，藏着两个神色恐惧的小姑娘。他的脸部和臂部的肌肉，显示了一个

“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形象……

透明的冰，把人在遇难时一瞬间的神志“摄”下来了，变成巨大的冰琥珀艺术品。

这是用血和生命凝成的冰琥珀！

这就是人！人，永远是我的散文描绘的最崇高的形象；人，永远是我的散文揭示的最伟大真理的化身；人，永远是我的散文要抒发的最深沉的感情……

二

“艺术的美若离开人，就会变成反常的和极丑陋的东西，比自然界的丑陋更加令人难以忍受。”（苏联 尤里·邦达列夫）

我的散文以人生为最大的主题。所谓众生相，就是千姿百态的人生。即使有时写点风景和古迹，也渗透着七色的人生。散文是短小精悍的，不是宏篇巨著，所以常常透视人生的一刹那，透视人生长卷中一个个生与死、亲与仇、祸与福、善与恶的叠影，从那些看来支离破碎的人生矛盾和冲突中，揭示了人生的哲理。

人生是五味的，按照社会的发展，人的生活是苦渐淡，甜渐浓，这是人生的“大走向”。我的散文却是逆反的走向。大概先前受着某种理论的支配，把本来带着苦涩味的生活写得甜腻腻的。后来，摆脱了“左”的精神枷锁，对“五味”的人生不断“反刍”，像佛家那样，“悟”出了道。人生的悟道，又不像佛家，佛家悟道大抵是消极的、被动的；人生悟道应是积极的，主动的，用一种新的精神力量去感悟我们的时代，使人们觉醒。散文通过悟道，以一种灵魂，一种意象，一种境界，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潜在于内心的哲学意蕴冲击着读者的心。

我认为悟道固然难，但更难的是勇于殉道。我曾遇到一件

小小的滑稽事儿：某编辑部约我写篇散文参加征文评奖。我应约写了。编辑部研究后，认为此文揭示了当前较敏感而又难解的社会问题，写得也深刻，本刊不敢发表。建议我以此文参加这项评奖，但拿到别的刊物上发表。后来，在别的刊物发表了，却在组织征文的刊物上得了奖。这样的获奖，真有点滑稽了。

可见，没有勇气，悟了道，也不能见之于世哩。因此，我以为还需要大大提倡殉道的精神。近年来，散文的殉道精神太软弱了，究其未能撼人心弦之故，我以为不仅仅是“讲真话”“动真格”就足够的。

三

我的人生有点平庸。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生于香港郊外。这个村庄全是杨氏的家族，族谱记载，约于明末清初南迁于此。香港政府称之为“原香港人”。

十三岁时，我离乡背井到广州读书，六三年毕业于广东师院中文系。后当过教师，在乱世中，有幸戴过高帽，游过长街。我最近写的长篇散文《乱世子民》，正是我在乱世中人生的概括和沉淀。七二年调到广州青少年报当编辑，从事业余创作。一九七九年调入作协广东分会从事专业创作，现在是中国作协会员、广东分会理事，《散文世界》编委。

在作家群中生活，本以为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中创作，殊不知也有尔虞我诈，也有嫉妒和陷害，甚至还会导演生活的悲剧。我忽有所悟，作家也是人！正如人是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因此，我的心里，也常常滴着血，滴着不平人生的血……

不过，我不退却。相反，更勇于直面人生，在直面中不断悟道，在悟道中不断创作。十年过去了，陆续出版十个集子：《古海

里的北斗星》、《南风的微笑》、《羊城的彩翼》、《水乡茶居》、《香港众生相》、《鹿咬豹传奇》、《啊，桂山岛》、《魔鬼城惊魂》、《乱世子民》、《沉沦》。也侥幸获过十二次奖，其中散文集《水乡茶居》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奖。有些作品也侥幸入选国家级的散文选本。比如《十年散文选》、《1980—84年散文选》、《当代散文百家谭》、《当代散文百家》、《中国当代文学选集·散文卷》等。其中，有些作品我比较癖爱，如《快餐厅里的哲学》、《水乡茶居》、《俏妹子的呼唤》、《森林与明湖的思索》、《咸亨酒趣》、《碰海妹子》、《蜜月》、《知春鸟》、《岁月》、《克孜尔千佛洞路上》、《东瀛女子》、《古城夜市图》、《秦兵马俑前的野话》、《冰琥珀》、《波斯腾湖的回忆》、《小康人家》、《猕猴桃在香港》、《庙祝偶见》等等。

我希望，我笔下的每个人物，每种人生，都有它的特殊心态，都以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感情，“悟”出特殊的“道”。特殊者，通俗一点，怪也，故冒昧取书名为《怪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四十周年了，我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嘱咐，从我的十本散文集子中选出一些作品，编成这个集子，是不叫选集的选集。作为献给共和国母亲的一份礼物。

作者 写于1988年仲夏广州

目 录

序	1
雄关慧眼	1
小康人家	6
浸月	11
没有婚礼的婚事	17
香港的桃源	22
庙祝偶见	27
海滩，有个会飞的太阳	32
猕猴桃在香港	35
爱丁堡广场的望乡女	41
在自助餐厅里	46
时间	51
冬雨街景	56
俏妹子的呼唤	61
富家之子	65
冒险家酒后真言	71
来去香港的人	77
秦兵马俑前的野话	82
古城夜市图	87
皇宫遗迹上的紫薇花	91

雁塔佛缘	95
祁连诗意	101
敦煌, 大漠的梦	108
交河三题	114
天池絮语	122
戈壁夕照	127
高原野店	131
暖心的赛里木湖水	136
霍尔果斯小记	141
“卡政府”	145
波斯腾湖的回忆	151
波斯腾湖畔的篝火	158
冰琥珀	163
醉了, 孔雀河	169
大漠悲喜剧	173
克孜尔千佛洞路上	184
从阴影辨认的春天	187
车厢百态	194
快餐厅里的哲学	198
边城的空间和节奏	203
落难者的眸子	208
怪客	215
逆境	221
常胜将军传略	227
眼光和胆识	232
碰海妹子	236
度假村的黎族姑娘	244

“吃”石人家	250
渔家女的罗曼史	254
海韵	263
大海与老人	269
蜜月	273
水巷遗迹	278
水乡茶居	285
淘金人家	289
晨墟	292
早晨的脚步声	298
飘浮在我心中的红树	304
知春鸟	311
沸腾的墟日	316
森林与明湖的思索	322
岁月	328
黄埔云檐	333
情满白藤湖	338
长河落日	342
咸亨酒趣	347
蓬莱的童话	351
崂山月	355
雪渍	359

雄关慧眼

一条沉沉的铁道在伸延，穿过深圳的罗湖桥，向着香港的郊野伸延……

罗湖桥头，矗立着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海关。

大海远远的仰视着雄关，雄关更显得伟岸、威严，

雄关高踞于海滨不远处，海波更显得浩瀚、苍茫。

雄关听着涛声，它的思绪是深邃的，它的眼睛不但能力透千里波涛，还能直面人生，直面一个奇异的世界。它那特殊的眼光，庄严的目光，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中华民族的历代子孙，不论在备受屈辱的年代，还是在扬眉吐气的岁月，它的眼睛都显示出一个民族的尊严。

雄关上的眼睛是一双庄严的慧眼。

我在人生旅途中曾两次走过罗湖桥海关。

在我的一本散文集子小序中，有一段罗湖桥头的叙述，

十三岁那年，我背着满沾风尘的行李，从英占的香港新界回广州读书，走过深圳河上的罗湖桥。那几天，风雨如晦，深圳河水暴涨，隔着两个不同制度的世界。罗湖桥一头接着英占的上水镇，一头接着人民共和国的口岸深圳。我来到罗湖桥的英界地段，一眼望去，十多个中国籍的警察，荷枪实弹，在“米”字旗下吆喝着，过桥的行人都惊慌失措地走着。我看见这些“黄裤子”，就想起《伊索寓言》中的《狐假虎威》的故事。那时，我还小，见到“狐”，心里也胆怯，不敢过桥，怯懦地躲在别人的身

后。一会儿，有个“帮办”（警官）牵着一只警犬走过来，大头皮鞋敲击着路轨，发出咯咯的响声。在“帮办”走出来的一间小屋里，有个女子披头散发的两手掩着脸，失声痛哭着走了出来，沿着深圳河走下去……那时，我还小，不知那女子发生了什么不幸。只觉得满眼是恐怖、冷酷。

……但是，走过了桥中间，出了栅栏，虽然下着大雨，但是五星红旗高照，映出一个光明的温暖的天地。桥这边站着些边防战士，略带微笑，忙着扶老携幼。我从战士那微笑温暖的眼神中，第一次感到人间存在着善良的温暖，热情和真诚。……

在《小序》中，我还追述了一位边防战士为了抢救我们旅客的行李，而牺牲在深圳河的波涛中。而我走过这座罗湖桥，仿佛一下子从人世的虚伪和冷酷跨到了一个真诚的温暖的世界。

这是三十年前，我用眼睛去感觉那雄关下的罗湖桥两端的人生冷暖。那时，我还没有留意雄关那一双慧眼哩。

三十年后，我重返故乡，又两次过境。

我从深圳出境时，一位女边检员打开我的通行证，审视着照片，又审视我的脸庞，大概要通过眼睛的分析，判断证件与持证人是否相符。核准后，放行了。随后是行李检查。一位男边检员再次审视着我，好一会儿，才打开行李包。我以为他要逐件检查，便主动帮忙。谁料他只看了几眼，就放行了。

我打趣地说：“不怕我夹带走私品？”

他微微一笑，说：“相信我的眼睛。”

我表示惊讶。眼睛的观察能超过先进的检测仪器么？

大半个月后，我从香港入境，又一次经过罗湖桥海关。一位女边检员审视着我的通行证，忽然露出喜悦的神色，微笑着说，“你是搞创作的？”我打趣地说：“是个‘爬格子’的罢了。”她的眼神露出极大的好感，客气地问我，有没有带印刷品回来？（因为

读书人喜欢带书)我说,“没有。只有两本自摄的照片。”她翻开小相本,没发现有裸体照片,又随意翻阅着,指着一张摄自大屿山(香港的一个离岛)海滨的照片,说:“这海滩真美,一个宁静的世界。角度也新。”一会儿,又看着一张黄大仙寺观的照片,轻轻叹道:“噢,真热闹,比广州的除夕花市还挤拥。只是,它不是一个美的世界,而是一个愚昧、浑浊的天地。”我赞许道:“年初一,数万之众来黄大仙朝拜呐。”她摇摇头说:“真不可思议!”后来,她又注目一张香港街景,惊异地说:“噢,多层立体交叉,车真多,现代化的高层建筑……一个资本主义现代文明。”

最后,她满足地和我握手,说:“回去,写一本香港生活的书?”

我点头说,“要写一本《香港众生相》。”

她放行了。我说,“不再检查了?”

“相信我的眼睛。”

我又一次惊讶起来。边检员的眼睛真有那么神?难道经过什么特种训练,抑或在眼珠上外装了一套微型的电子眼?我忽然想起现代作家说过:老练的矿工一瞥就认出矿苗;天才的雕塑家一眼就能发现“美苗”,甚至可以用肉眼把一个女子的衣服“扒”光,变成一丝不挂的模特儿,让他尽赏人体的曲线美。现在,这些边检员的眼睛……都有这般不平凡的穿透力么,我怀疑“特异功能”的作用。

我怀着这种好奇心静坐一旁,观察边检员的工作。约莫一个钟头,都没有特殊情况。

我失望地正欲离去。忽然,一个摩登女郎提着皮箱走到方才那个女边检员跟前,潇潇洒洒地说:“同志,请检查吧。”

女边检员审视着她。脸上涂着淡薄的胭脂,眉眼画了一层淡淡的黑圈,一身日本柔姿连衣裙在风中飘飘然的,散发着浓郁

的香水味，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项链……女边检员的眼光又落在摩登女郎的眼睛上，久久的。女郎的目光偶尔和她相碰，蓦地闪着光芒，女郎顿觉一种畏怯感，承受不住了，慢慢地把目光转移到别处去，用那双高跟鞋轻轻敲着地板，嘴里哼着“时代曲”。好像用以掩饰那不易觉察的一丝慌乱。

女边检员细心翻着箱子里的物品，除了一些衣裙外，大多数是胭脂、珍珠霜之类的化妆品，没有什么违禁物。

“去旅游么？”

“是的。到西丽湖。”摩登女郎耸耸肩，神态还是那么潇洒。

女边检员重新审视摩登女郎的眼睛，又从眼睛移近胸部、腰部，直下那双高跟鞋。良久，目光又回移到女郎高耸的胸部。目光凝聚了。

女郎羞怯地低下头，下意识地瞟了一下自己的胸部，脸顿时泛起红晕。她不自然地扭了一下腰，对女边检员说，“可以走了么？”

“慢着。你带着什么违禁品吗？”

女郎努了一下嘴，负气地说，“那你就搜身吧！”随即有意扬起连衣裙裾，开始撒泼了。

女边检员却不动怒，严肃地说，“现在，主动交出来，还为时不晚。”

女郎有点震怒，但又不敢发作，只是故作冤枉态，叫起屈来。

女边检员郑重地说，“那就请你进来检查一下。”

女郎露出惊恐的神色，“哼！那么罗嗦！”随后，无可奈何地进了一间小检查室。许久也没有出来。

我出于好奇，待会儿就去采访那位女边检员。

她愤愤地说：“那个摩登女郎已经被拘留了，她是个走私毒品的家伙。你说她多坏？把毒品缝在乳罩里，可狡猾哩。”

我问：“你发现她的胸脯有异样？”

“不。我先发现她的眼睛有异样，才审视她的全身的。”

“噢？又是眼睛！”我惊讶道。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真善美和假丑恶，都在眼睛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心迹。不管怎样伪装，也会露出蛛丝马迹的。当然，没经验的人，看哪一双眼睛也看不出秘密来。有经验的人，把目光凝聚成一束强光，审视对象，假的总是露出慌乱的神色，即使最狡猾的家伙，也是心虚的，一点儿的慌乱，在眼神中就流露出来了。”

我想，一位矿工能穿透地层发现矿苗；一位雕塑家能把人看得一丝不挂，这固然是奇迹。但是，一个边检员的眼睛，能把最隐蔽的假丑恶的心灵揭露出来，甚至比先进的科学仪器还神奇，不同样是奇迹么！

我凝望着川流不息的旅客，凝望着大海簇拥着的雄关。我想，雄关固然雄伟，但如果没有一双双慧眼，在鱼龙混杂的客流中，也是徒有虚名的。那一双双慧眼，象征着人民共和国的尊严，它使诚实地生活的人们倍感到善良和温暖，热情和真诚，仿佛看见春阳融解在每个人心头中的嫩绿含有不可解的迷力。它使伪装者仿佛置身于照妖镜下，陡增十二分的恐惧和焦虑，挣扎和绝望，仿佛在黄金海的梦幻中，一下子掉进可怕的深渊。

边检员的一双慧眼，它也是雄关的心灵窗户吧！

1986年秋写于广州

小康人家

——香港大屿山随笔

春节后，我从香港乘船往大屿山，约莫五十分钟就登岸了。

双层巴士把乘客分送到各个海湾。我在贝澳湾下了车，访问一位远房亲戚。她是经营度假屋的。我留心寻觅着度假屋的名字，贝澳湾的庄户中，度假屋的招牌至少有一百家，名儿雅俗“共”赏，什么“怡园度假屋”、“落霞……”、“观海……”、“浸月……”和“迷你……”、“鸿发……”并存。

在度假屋的丛林里，我那远房亲戚经营的“逢源度假屋”不知躲到天涯哪一角去了。借问酒吧间一名女侍应，她盛情指点：“从这儿直走多少英尺，转左，到了浸月度假屋，折右，穿过一片小松林，再向上，看见一块刻着‘望海’二字的岩石，再折向右……”她说的路线，好比小孩玩的智力迷宫。

我费了许多心机，才记住这一串长话，找到了“逢源度假屋”。

远房亲戚是度假屋的女主人，二十七八岁，身子苗条，颇有风韵，那副脸儿象傍晚的天空，温柔而明朗，无忧无虑地哼着粤语流行曲。

她说她的“先生”（香港妇女对丈夫的称谓）狩猎去了，待会儿就回来。

我想，大屿山的游客那么多，还能狩猎么？

她带着自信的微笑，说：“他的手是吉利的。”

她的“先生”喜欢狩猎，无夏无冬，一得闲就去“撒野”。每次出猎，从不落空。倘是海猎，必钓到鲑鱼、鲱鱼之类。有时，两斤重的石斑鱼，也逃不出他那“如来佛”的掌心；倘是山猎，鹌鹑、鹧鸪、野鸡之类不在话下，有时还击中果子狸和黄猿。她说，“先生”的好猎，固然是为了野味和寻找野趣，但更多的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果断和机敏，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和人生。只是有一回例外，她和“先生”一起出猎，带着猎枪和猎狗，到了山村里，靠近树林和小湖的交界线，在几株树上搭了一个“空中楼阁”，人和狗都“躲进小楼成一统”了。“先生”向四周瞭望了一会儿，检查了枪支，对猎狗使了一个眼色，猎狗就乖乖地进入潜伏状态。时光一刻一刻地过去，太阳落山了，树林里幽静极了，空气清爽润滑，鸟儿叽叽啾啾地归巢了，晚霞的紫光从小湖边渐渐升起，升到似乎睡着了的树梢……一会儿，树林暗黑了，充满了幽深的气息，仿佛与人世隔绝了，完全是另一种世界。（她说是享受了一次“复归自然”的妙趣。）山雀的欢乐，白鹅的闲情逸致，啄木鸟象个小“阿巴拉古”，吹着唢呐到处流浪，夜莺却是高傲的表演艺术家，喜欢自鸣得意……忽然，从幽绿色的寂静中，传来一点悉悉索索的轻微声音，一点絮乱的声音——一只小黄猿从阴暗的丛林里钻了出来，要到小湖边喝水，无意中进入了“先生”的伏击点。“先生”手法十分敏捷，使她大为吃惊。但这时，她被野趣所陶醉，想看看黄猿轻巧的步态和喝水的情影，果断地把“先生”的枪制止了。她说，就那么一回，没有携猎物回来。她说话时，眼光安定而冷静，步态大方而果断，大有从世事沉浮中脱颖而出的大将军夫人的气度。

使我更为惊讶的，是她对于经营度假屋的热情：几年前，大屿山还是个荒岛，她的“先生”预见这里可以成为发达的旅游区，便孤注一掷，把他在香港闹市中的小本商店卖了，在荒岛上投下